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农民们

Nongminmen

1924年获奖

[波] 莱蒙特

Reymont

李斯◎等译

四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农民们

1924年获奖

[波] 莱蒙特

Reymont

李斯◎等译

四

25
2986.4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们/(波)莱蒙特著;李斯等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(2013.5)重印
(诺贝尔文学奖文集)

附剧作《沉钟》

ISBN 978-7-5387-2164-5

I. 农... II. ①莱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波兰—现代
IV. 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4009 号

农民们

作 者	莱蒙特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陈 琛
责任编辑	陈 琛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9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211 千字
印 张	56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定 价	112.8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四部 夏季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
for literature*



1

马西亚斯·波瑞纳就这么去世了。

拉帕拼命叫，拼命吼，又跳起来撞门要进屋，把安息日在屋里睡觉的人吵醒了，它猛拉他们的衣裳，在外跑一段距离，再回来看他们有没有跟它走，终于引起汉卡的注意。

“幼姿卡，去看看这条狗要我们干什么。”

幼姿卡兴致勃勃跟着它跑出去，一路上蹦蹦跳跳。

它带幼姿卡去看她父亲的遗体。

她看了，厉声尖叫，大家立即跑出来，发现他浑身僵冷，俯卧着断了气，双臂呈十字形伸开，做最后的祈福。

他们仍想救活他，把遗体扛到屋内。

一切的心力都是枉然：躺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具尸体罢了。

大家开始痛哭：汉卡哭声震天，幼姿卡哭得更厉害，用头猛撞墙壁，怀特克和小家伙哇哇哭泣，拉帕在门外哀嚎，只有彼德一个人在院子四周走来走去，看太阳一眼，又回马厩睡觉去了。

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

农民们

现在马西亚斯躺在卧榻上，僵僵硬硬的，活像一团被太阳晒干的泥土块或者一株倒地的树干，毫无生机。他的拳头仍捏着一小撮沙土。眼睛睁得很大，凝视遥远的天堂，表情含着惊叹和狂喜。

然而，尸体发出很忧郁、很悲哀的死亡气息，他们不得不盖上罩单。

他的死讯立刻传遍全村。太阳刚爬上屋顶，访客一一光临，掀起被单，查看他的眸子，跪地为他念一篇祈祷文。另外有些人被上帝掌握人生的例证吓呆了，站在那儿默默拧绞双手。

丧家的哀声继续不断回响着。

现在安布罗斯来了，把民众赶出去，关上厅门，跟雅固丝坦卡和爱嘉莎（她爬进来，在尸体旁边祈祷）一起为死者行最后的仪式，这种事向来愿意做，通常还会说许多俏皮话，不过这一回他的心情有点沉重。

他为尸体脱衣时，嘀嘀咕咕说：“任何人的幸福不过如此！骷髅夫人只要有心，可以抓你的喉咙，打你的耳光，你翘辫子，被扛到‘神父的牛栏’，有谁能抗拒她呢？”

连雅固丝坦卡都觉得难过，用伤心的口吻说：“可怜的人！他在世期间，他们冷落了他，他生不如死！”

“真的？是不是有谁伤害他？”

“不，他们对他算好吗？”

“世上有谁能样样称心如意呢？噢，就是大地主，就是国王，也得忍受烦恼和痛苦。”

“他用不着受饥受寒，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了。”

“啊，好大妈，饥饿算什么？心痛更难受。”

“对。我有同感。雅歌娜伤他的心，他的儿女媳妇也没饶过他。”

爱嘉莎祷告到一半，中途插嘴说：“不过，他的儿女媳妇很好，没对不起他。”

雅固丝坦卡使性子骂她：“念你的祈祷文，你！你最高明。什么，她一面为死人唱挽歌，一面听人说话？”

“好，不过她的儿女媳妇若不孝，会这样为他哀哭吗？你听听！”

“他要是留给你这么多产业，你会哭得震天动地！”

安布罗斯出面劝阻说：“安静，雅歌娜来了。”

她冲进来，却傻愣愣站在房间中央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当时他们正给尸体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。

“什么！……去了？”她终于盯着他说。恐惧掐住她的喉咙和心脏，她血液发冷，简直不能呼吸。

“他们没告诉你？”安布罗斯问道。

“我在娘家睡觉，怀特克现在才去叫我。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？”她走近他，突然问道。

“我现在替他打扮，当然是为了进棺材，不是去结婚。”

她想不通，蹒跚珊珊靠在墙上，自以为睡得很熟，正在做噩梦呢。

她踏出房门好多次，却老是折回来。视线不可能回避尸体。她不时跳起来想出去，却又留着不走，偶尔走到栅栏边，隔着田野眺望远方，其实什么都没看见，不然就坐在外面，离房间和幼姿卡很近，她正在大哭，扯头发，一直叫道：

“噢，我爹，我失去的爹！失去了！”

不但屋里有哭声，连房屋四周都有人哭。丧家之中惟独雅歌娜虽然四肢颤抖，灵魂深处饱受震撼，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，一声啜泣都发不出来。她只是走来走去，双眼露出忧郁的闪光，满脸敬畏的表情。

幸亏汉卡很快就恢复镇定，含着眼泪照料一切，等铁匠夫妇赶来，她已相当平静了。

玛格达大哭，铁匠追问详情，汉卡一一答复。

“主耶稣让他死得这么安逸，还不错。”

“可怜的人！跑到田里去逃避骷髅夫人的拥抱！”

“昨天我去看他，他照例安安静静的。”

“他没有说话？一句话都没说？”铁匠擦一擦没有眼泪的双眼说。

“一句话都没说。所以我替他盖好绒毛被，弄点水给他喝，就走开了。”



“什么？那他是一个人起来的！若有人在身边看护他，他也许不会死掉，”玛格达啜泣说。

“雅歌娜睡在娘家。她经常这样，因为老太婆病情很严重。”

铁匠说：“该来的终于来了！这三个多月，他一直在死亡边缘。医不好的人还是早一点断气好些。他不再受罪，我们该感谢天主。”

“是的，你们知道头一段日子我们请医生和买药花了好多钱……一点效用都没有。”

玛格达哀叹说：“啊，他真是好农夫！真是能干！”

“安提克回来，他已经不在人间，我最伤心的就是这一点。”

“他不是小孩，不可能为此痛哭流涕。你还是想想葬礼的事情吧。”

“对，对。噢，可惜罗赫正好不在！”

“我们可以不依靠他。别担心，我会照料一切。”铁匠答道。

他做出悲哀的面孔，但是他帮安布罗斯折死人的衣裳时，显然正在掩饰心底的念头。他在储藏室的毛线和杂物堆中搜了很久，然后爬上楼梯——说是要找他挂在那儿的皮靴。这家伙喘得像风箱，为死人祷告，声音比爱嘉莎还要大，不断提死者的好事迹。但是他的眼睛在屋里瞟来瞟去，双手滑入枕头下，或者在床垫的茅草中摸索。

最后雅固丝坦卡厉声说：“你是不是在找什么？”

他答道：“除非搜索，不可能找到！”于是他开始公然搜查，麦克奉风琴师之命匆匆来找安布罗斯，对他可是一点妨碍都没有。

“安布罗斯，快来，四个娃娃在教堂等着受洗呢。”

“让他们等吧！我得先把死人弄干净。”

“不，你还是走吧，安布罗斯。”铁匠一心想摆脱他。

“我自愿做的事情，一定要做好。安排他这样的人物进棺材，不见得随时有机会哩。”他转向麦克说：“麦克，代理我在教堂的职务，叫教父和教母拿着点燃的蜡烛绕圣坛走，他们会赏你很多科培。什么！你要当风琴师，居然不会帮忙行简单的施洗仪式？”

汉卡带马修进来，量波瑞纳的身长，准备做棺木。

安布罗斯用悲哀的口吻说：“别吝惜他最后容身的空间，至少让这可怜的人死后舒服一点。”

雅固丝坦卡低声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！他在世期间，那么多田地还嫌不够，现在四片木板就足够容身了！”

爱嘉莎暂时停止祷告，含泪支吾道：“他是地主，应该以地主的身份下葬，有些可怜人还不知道要死在哪一片树篱下呢……愿光明永远照着你！愿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她又泣不成声。

马修不说话，点点头，量好之后祷告一声就出去了。虽然是星期天，他却马上动手做。一切必要的工具都放在屋里，几块烘干的橡木板早就放在楼上备用了。他立即在果园搭起工作坊，努力工作——彼德奉命协助他，也只好卖力干。

天亮很久了，太阳射出炙人的光芒。吃早餐的时候天气就很热，一切田地和果园渐渐蒙上泛白的热蒸气。

某些地方，凋零的树叶轻轻摆动，像热得发昏的鸟儿鼓动翅膀。安息日的宁静感遍布全村，除了掠过水面的燕子和邻村载人上教堂而掀起一团团尘埃的板车，没有一点动静……时时有一辆车停在波瑞纳门前家属闷坐的地方，问候他们，深深叹息，隔着敞开的窗户和门扉往里瞧。

安布罗斯弄得很快，并催人准备，不久床铺已摆在果园里，被褥也摊在树篱上吹风，他叫汉卡拿杜松果给他，以使用烟熏法来消毒停尸的房间。

但是，她什么话都听不见。她抹去最后的泪痕，望着马路，希望能随时看见安提克。

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，他没有回来，她想派彼德进城去打听他的消息。

白利特沙老头正好由薇伦卡家过来，他反对说：“不，他探不到什么消息，只会把马儿累垮。”

“但是警察局的人一定知道某些情况。”

“当然，不过星期天警察局不开门。何况你若不在他们手上抹点油，



他们不会告诉你什么。”

她向姊姊诉苦说：“哎呀！我实在受不了啦。”

铁匠嘘道：“噢，他还会给你带来苦恼哩。”说着瞟了屋檐下的雅歌娜一眼。他找钱找不到，火气很大，恶毒地说：“他戴脚镣，两腿大概都僵了，怎么能飞快赶回家呢？”

她没答腔，又到马路上去看。

弥撒钟响了，安布罗斯吩咐怀特克好好用油擦死者的皮靴，因为皮太干，穿不上去，他说完就赶往教堂。

铁匠和马修到村子里去，现在屋里只剩女人和怀特克，他忙着擦皮靴，摆在火上烘软，并不时往幼姿卡那边看一眼，她的哭声已逐渐转弱。

如今路上没有人走动，民众都在教堂里，波瑞纳家也听不到声音，只有爱嘉莎在里面为死者念连祈辞，宛如鸟声啾啾，和雅固丝坦卡用来熏房屋和走廊的杜松烟一起飘上天际。

他们听见教堂开始做礼拜。中午静悄悄的，颂歌由教堂传出来，听得很清楚，风琴声高亢地一起一伏，快活又幽远。

汉卡在屋里坐不住，特地到栅栏边去念完祈祷文。

“死了，死了。死了！”念珠慢慢由她的指缝间滑过，她暗想道。但她只用嘴唇祈祷，脑子和心里充满各种感人的思绪，和许多隐忧。

“三十二英亩。还有草地及一点林地。加上外屋和牲口！”她叹了一口气，用爱怜的目光望着眼前的大块土地。

“我们若能付清地价，保留所有的田地多好！——那他可以成为他父亲那种大人物！”

自尊和野心涨满心田，她看看太阳的方向，勇敢地泛出笑容，继续数念珠，心胸满是怡人的希望。

“不，我连一半的土地都不愿放弃。房子也有一半是我的。别人更休想得到我一头乳牛！”

她这样待了很久，一面祷告，一面含泪看阳光下的土地，阳光宛如一片金沙，黑麦长得很好，正在摆动低垂的铁锈色麦穗，大麦田在阳光下发

亮，光光滑滑的，翠绿色的燕麦夹着许多黄花草，正在暑气中颤动，山坡上繁花点点的苜蓿田像一块血红色的手帕，上空有一只大鸟展翅盘旋，保持平衡的体态，广阔的青豆园开了成千上万的白花，守着马铃薯嫩株，还有凹地中的几块亚麻田，娇花朵朵——蓝光忽隐忽现，孩子气的眼睛宛如在强光下一眨一眨的。

一切都美极了！太阳愈来愈烈，暖风夹着无数鲜花的香味，和和煦煦由田野吹来，能给人活力，扩展人类的心田。

“噢，我生长的土地，噢，神圣的土壤，最最神圣！”她说，低头吻泥土。

她听见教堂的钟声响了，在空中长鸣。

“噢，我亲爱的耶稣！一切都是为你——是的，世间的一切！”她热烈低语，又开始祷告。

但是，她听见附近有窸窣窣窣的声音，仔细回头看。雅歌娜站着樱桃树下，倚着格子围墙，专心想些不愉快的事情。

汉卡抱怨说：“什么，片刻不得安宁！”一看到她，苦涩的回忆又袭上心头——像刺人的荨麻一样苦涩。

“是的，有一块地送给她了。这是事实！是的，整整六英亩！噢，那个贼！”她转身背对着她，却没法再祷告了。往日的冤屈像狂吠和咬人的恶犬，回来攻击她。

晌午已过，缩小的影子再度由树下和房屋慢慢向外爬。谷物微微向阳光弯曲，里面有蝗虫演奏微弱的音乐，甲虫不时嗡嗡飞着，间或有鹌鹑啼叫。天气愈来愈热，热得叫人受不了。

现在大弥撒做完了，女人走出教堂，到塘边脱鞋子，汉卡不再孤单，路面挤满人和车子，她掉头回家。

老波瑞纳终于殡殓供人瞻仰。

他躺在房间中央的宽台子上，台上铺了桌布，四周摆着点燃的蜡烛。他的遗体梳洗过，还刮过胡须，脸颊被安布罗斯的刺刀割破一道深痕，贴一小块纸片遮丑。他穿着最好的衣裳——他跟雅歌娜结婚时特制的白头巾

外套、条纹马裤和几近全新的靴子。操劳过度的老手中拿着钦斯托荷娃圣母的雕像。

旁边放一大桶水，使空气保持清新，陶质的花砖上有一些杜松果，正冒出芬芳的烟柱，弄得满室蓝烟，死亡的威仪在雾气中朦朦胧胧显出来。

马西亚斯·波瑞纳——一个正直又能干的人，彻底的基督徒，地主农夫，也是地主农夫的子孙——丽卜卡村的首要人物，他的遗体端端正正地躺在那儿。

他欣然准备出发，跟亲人和熟人道别，要走上他的大旅程！

他的灵魂已通过审判席，这里陈列的只是他衰竭的身体，灵魂一度寄居的空壳，依稀含笑，面对烛光和烟圈，不断有人为他祈祷。

亲友排成无止境的行列，一一进来，叹气捶胸，深深思考或流泪，他们郁闷的哭声和耳语宛如秋雨哗啦哗啦作声。他们进来又出去，永远走不完：全丽卜卡村的人无论贫富、老少、男女，全都来了。

尽管天气晴好，他的死讯却让全村的人忧愁和痛苦，人人都很悲哀，人人都以“凡人的可悲命运”来启发德性。

死者的许多朋友在屋前屋后徘徊，有些主妇留下来，以常用的安慰辞来劝慰汉卡、玛格达和幼姿卡，衷心陪她们吊丧和流泪。

没有人跟雅歌娜说话。她虽然不喜欢人家同情，却为大家公然不理她而难受，于是她到院子里，坐着听马修钉制棺材。

社区长太太在她背后嘘道：“那贱人！竟敢露面！”

另外一个人说：“噢，别理她！现在不适宜回想她的恶行。”

“是的，留给主耶稣，她日后会审判。”汉卡慈悲为怀说。

铁匠冷笑说：“为了你们说的狠话，社区长会大大方方酬赏她。”磨坊主派人来找他，他说完就走了。幸亏如此，社区长太太气得像火鸡，准备扑向他呢。

他咯咯大笑，连忙跑掉。别人留下来说话，但是话题松松散散的，一方面是悲哀使然，一方面天气也太热了。实在很热，一切的花朵和植物都慢慢凋零，墙壁直淌树脂。

突然间，大家听见一声又长又悲的牛叫，有位农夫正赶着一头母牛从水塘另一端走过。

他拼命拉它的缰绳，大家默默观望。

雅固丝坦卡说：“我猜是带她去找神父的公牛。”但是没有人对她的话感兴趣。

晚祷钟响了，他们辞别汉卡，汉卡派怀特克去叫铁匠陪她找神父商量葬礼的开支。牛童回来说铁匠正跟大地主和磨坊主开会，一起喝下午茶，他的骏马在外面的树阴下猛刨地面呢。

“他跟大地主！真奇怪！”但是她不能干等，就由玛格达穿着最好的衣服陪她到神父家。

神父在院子里，传话说要在那边接见她们。

他坐在围墙边的凉阴下。院子中央有个农夫抓紧一头好母牛的牛绳，附近有一头强壮的花斑公牛绕着它打转，神父的长工抓紧公牛的铁链，好不容易才拉住它。

“瓦勒！等一会儿：它还没准备好。”神父叫道。他一面擦光头，一面叫两个女人过去，问起老波瑞纳逝世的原委，并好言安慰她们。她们打听葬礼的费用，他猝然打断她们说：

“以后再谈。我不是敛财的人。马西亚斯是村子里最大的地主农夫，他不能寒寒酸酸下葬。不，我告诉你不行。”他照例凶巴巴地重复说。

她们拥抱他的脚，不敢坚持。

他突然叫道：“啊！你们这些小流氓，我得痛罚你们。看看，这些坏孩子！”他正跟树篱上偷看的风琴师家子弟说话。“且说，你们觉得我的公牛如何，呃？”

汉卡回答说：“了不起的牲口，比磨坊主的更棒。”

“差太多了，简直像一头牛和一辆车相比嘛！看看它！”他带她们走近去，拍拍公牛的身体，它现在离母牛更近了。

“噢，瞧这脖子！瞧这背脊！瞧这壮观的胸脯！瞧这喉袋！”他热心得喘不过气来。“噢，不像普通的公牛，简直是美国野牛嘛！”

“真的，我没见过这么棒的公牛。”

“不，你没见过。是纯种的荷兰牛。花了我三百卢布。”

“这么贵？”她们惊叫说。

“一科培都少不了。瓦勒，现在放了它……但是要小心，母牛还是小东西。它马上可以交配……是的，这头公牛贵得吓人。不过，丽卜卡村民——他们若想要一胎上等的好牛，就得付一卢布，另外拿十科培给我的长工！磨坊主很生气，但是我不惯他那头公牛传下来的劣种牛。”他看女人羞得偏开面孔，就说“现在，走开！”她们走了以后，他在背后叫道：“明天我们将尸体抬到教堂！”农夫牵母牛手忙脚乱，他赶过去帮忙。

“再过不久，你会有一头这辈子从来没见过的小牛，因此感谢我。瓦勒，牵它去休息一会儿。说真的，它几乎用不着休息……小意思！”他吹牛说。

两个女人必须跟风琴师另外商议，因此赶到他的住处。她们在那边喝咖啡，然后谈了一会儿，等她们回到家，牛群正纷纷回来。

亚瑟克先生跟马修站在门廊上，正在抽烟，劝马修去建斯塔荷的房子，马修似乎不怎么喜欢这个工程，不作肯定的答复。

“切割木料算不了什么大事，至于造房子……我哪敢说？我在乡下呆腻了，可能会到远方——不，我不能肯定答复。”他一面说话，一面瞥了雅歌娜一眼，她正在牛舍外挤牛奶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棺材明天早上可以做完，到时候我们再商量。”他说完就匆匆走了。

亚瑟克先生走进老波瑞纳安息的地方，热烈为他祷告了很久，擦去不少眼泪。事后他对汉卡说：“但愿他的儿子像他！他是好人，真正的波兰人，曾跟我们一起抗暴，自愿参加，战斗很凶猛，我见过他作战。哎呀！他是因我们而死的！……有个咒语落在我们身上。”他仿佛自言自语。虽然汉卡没听懂他全部的话，但是谈话内容充满善心，她跪在他跟前，感激地抱住他的脚。

他气冲冲叫道：“别这样！我难道不是你们之中的一分子？”

他再度看一看老波瑞纳，在蜡烛边点上烟斗，告辞而去。铁匠正好走进廊，向他致敬，他不答腔就走了。

铁匠大声说：“什么，今天这么骄傲？”但是他精神很好，并不为此而生气。他坐在太太身边，小声跟她说：

“玛格达，你要知道，大地主想对我们村民让步——找我帮助他。当然我要从中大赚一笔。不过，别声张！太太，一句话都不能说，这是大事。”

他前往酒店，并约了几个人到那边去商量。

沿着西边的地平线，天空像一张生锈的铁片，不过高空仍有几朵浮云射出金光。

晚上的家务做完后，家人围着尸体。波瑞纳头顶四周的小蜡烛愈点愈多，安布罗斯一再剪烛芯，唱书上的圣歌，在场的人齐声应和，一个个流泪和哀哭。

邻居也来了，屋里十分郁闷，他们呆在户外，跪地唱出又长又悲的连祈歌。

仪式进行到深夜，他们告退后，只留安布罗斯和爱嘉莎守着遗体到天明。

他们守遗体，起先大唱诗歌。等四周的一切噪音和动静都停止了，他们觉得很困，拉帕进来舔主人皮靴上的油脂，他们都没有醒来。

午夜时分，四处黑漆漆的，天上连一颗星星都没有，又静得出奇，只有树木的低语，或者远处的怪声——既不是喊叫，也不是碎裂声或呼声——打破死亡般的寂静，在远方慢慢消失。

除了波瑞纳家苍白的烛光，现在丽卜卡村没有一户人家点着灯火，在昏黄的火焰和薰香的烟气中，尸体朦朦胧胧，宛如隔着一团蓝雾。安布罗斯和爱嘉莎脑袋枕着尸体，睡得正香，还大声打鼾呢。

短暂的夏夜很快就过去了，仿佛要趁第一声鸡啼以前离去。蜡烛一一熄灭，只剩最大的一根仍射出摇曳的长焰，像金叶子一般。

最后雾蒙蒙的曙光射进屋里，照在老波瑞纳脸上，他仿佛长睡刚醒，

正在聆听第一阵鸟叫，隔着没有血色的眼皮窥探遥远的白天。

水车池幽幽叹息，带着困乏的波光，如今森林开始朦胧浮现，看起来像贴在地上的一层乌云，残夜发着磷光，零零落落的大树在渐亮的地平线上很明显，像一簇簇黑羽毛，第一阵晨风吹来，跟果树玩耍，在屋外酣眠者的耳边喃喃作声。

不过，星期日或市集之后，大家照例有些慵懒，还很少人睁开眼睛。

接着白昼来了，日出前雾蒙蒙的，云雀唱晨歌，流水奏出快活的旋律，谷物发出和谐的多重音。不一会儿，羊群咩咩叫，白鹅嘎嘎啼，人声四起，门户吱吱嘎嘎，马儿长嘶，起来做日常工作的人开始奔忙和活动。但是波瑞纳家还是静悄悄的。

他们头一天伤心过度，累垮了，如今还在睡觉呢。

晨风由敞开的门口和窗口吹进来，飕飕吹动老人家的发丝，把最后的烛火吹得四面八方乱晃。

他像石头静静躺着，不再准备冲出去干活儿，也不再催别人做工：永远听不见各种呼唤了！

风势很强，猛吹过果园，吹得树木又摇又摆，沙沙做声，宛如隔窗偷看老波瑞纳的灰脸。高高细细的蜀葵在窗口弯腰鞠躬，也很像脸蛋嫣红的乡下姑娘。不时有一只贵族领地蜂房的蜜蜂飞进屋里，或者蝴蝶在亮处窥探，燕子犹豫地飞进飞出，苍蝇和金龟子及各种生物都来了：屋里满是嗡嗡声——这些生物一再说：

“死了——死了——他死了！”

太阳出来了——像巨大的红火球，制止了这一切声音；然后它突然蒙起灿烂、全能、给人生命的大脸，躲在密密的蒸气后方。

世界转成灰色，霎时下起一小滴一小滴充沛的暖雨，不久每一块田地和果园都听见雨声，不断地淅沥淅沥响。

路面转凉，冒出奇特的雨丝味，鸟儿大声唱歌来欢迎它，世界浴在泛灰的水雾中，饥渴的麦田和瑟缩的叶片、树木及喉咙焦干的小溪，烘干的土地——都高高兴兴喝水，仿佛默默感恩。

“多谢，雨兄！多谢，云姊！我们都谢谢你们！”

汉卡睡在敞开的窗边，先被脸上的雨丝打醒，立即跑到马厩。

“起来，彼德！下雨了。把苜蓿堆成一个个圆锥——快，否则会发霉和腐坏！还有你，怀特克，懒家伙！把我们的牛赶到外面去。这时候别人的牛都在外面了。”——她一面说话，一面放出禽舍的鹅，让它们赶快到水洼去玩水。

她正忙着，铁匠来了，两个人商量第二天的丧宴有哪些东西要进城去买。他接过钱钞，上了俄式马车，临走前叫她一声，耳语道：

“汉卡，分一半给我，我绝口不提你偷老头的财物！”

她满脸红得像甜菜根，忿然大叫：

“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去对全世界说吧！看看这个人！他以为天下人都像他一样！”

他瞪着她，拉拉胡子，驾车走了。

汉卡真的很忙，屋里屋外很快就听见她下命令的声音。

老波瑞纳身边点两根新蜡烛，尸体盖上一条布单。爱嘉莎继续祈祷，不时在热煤炭上添些杜松果。

早餐后雅歌娜由娘家回来，对死人很害怕，不敢进屋，只在屋外徘徊，看马修做棺木。他一直锤锤打打，刚在盖顶漆上一个白十字架，看她在马厩门口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以沉重的心情望着黑棺盖。

他低声表示同情：“雅歌娜！你现在是寡妇了——寡妇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她用悲哀和低沉的口吻说。

他衷心怜恤她，这么憔悴，这么苍白，郁郁不乐，像一个受虐待的孩子。

“这是很普通的命运！”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她。

“寡妇！寡妇！”她一再说。眼泪浮上深蓝色的眸子，胸口吐出一声长叹。她跑到雨中痛哭，汉卡特意带她进屋里去。

“哭有什么用呢？我们也很难受。不过对于孤孤单单的你，打击确实更大。”她和和气气地说。

雅固丝坦卡本性难移，说道：

“哭个痛快吧！但是不出一年，我就会为你唱一首新的结婚歌，叫你疯也似的跳舞。”

“这种笑话现在不合时宜！”汉卡责备说。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开玩笑——噢，她不是有钱、迷人又年轻吗？她得用一根结实的粗棍才赶得走追求的男人！”

汉卡拿喂水给母猪吃，凝视路面。

她忧心忡忡暗想，“怎么回事？他本该星期六出狱，现在都星期一了，还没有他的消息！”

但是她没有时间想心事。雨下个不停，雨势又大，她得帮忙弄其他的茅草和刚刚堆成圆锥的苜蓿。

傍晚牧师带风琴师和宗教协会成员来了，手持烛火，将老波瑞纳放进棺材。马修钉好棺盖，神父念了几句祈祷文，洒上圣水，由大家排成一列送去教堂，安布罗斯一路敲丧钟。

他们回来，屋里显得好空旷，静得可怕！幼姿卡痛哭。汉卡说：

“这些日子他形同死尸，但是我们总觉得家里有个男主人！”

雅固丝坦卡向她保证：“安提克会回来的，到时候就有另一个主人了！”

“但愿快一点！”她叹气说。

因为下雨天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她抹去眼泪叫道：“来，好乡亲！如果世间最伟大的人去世了，他便像深海里的石头——不可能捞起。田地不等人，我们得辛苦耕种。”

于是她带大家用土掩马铃薯苗，幼姿卡一个人留在家照顾娃娃们，因为她悲哀未过，身体不舒服。拉帕一直在她身边守着她，怀特克的鹳鸟也单腿站在门廊上，像哨兵似的。

大雨又密又暖和，下了一段时间，鸟儿不再唱歌，一切牲口也默默聆听雨水淅淅沥沥，叮叮咚咚。只有白鹅又吵又闹，在起泡的水洼中游泳。

傍晚大家由田里回来，看太阳露面，正用火红的光芒普照乡野，就说：“明天一定是好天气。”